

天津日租界榮街新津二號
電話四三二六

電話	三六九零	三四五二	一七八二
漢口分行設在	歆生路九號	蚌埠辦事	

小日報啟事

本報所載各種小說。禁止轉載及翻印成書。其有翻印者。如有轉載。須請聲明自負其責。否則。登報聲明。

九尾龜第十三集

這本小說。是大家皆知的。可惜出了十二本以後。原著作者漱六山房主人。沒有功夫繼續下去。做全書底結束。現在由圖書室。再三要求他又做了十二集。一氣呵成。首尾銜接。十三集已經出版。十四集下月出版。每本定價大洋六角。特價四角二分。寄售處華北新聞社。小日報發行部。

遊戲世界

第九期已到 每冊大洋四角 華北新聞社 營業部寄售

星期小說

第十二期已到 每冊大洋一角 華北新聞社 營業部寄售

說閑

(鶴松)

軍隊中有勢力的。叫作軍閥。金錢中有勢力的。叫作財閥。這兩閥中的人。多可以操縱政局。吾輩小百姓。祇可坐仰鼻息。莫敢誰何也。民國到如今。年年發生戰事。論他們的成績。不過造成一個閥字罷了。因為這閥字中人。無不利用戰爭。戰爭一啟。就可以厚他的勢力。蓋非戰不能增他的兵也。非戰不能刮他的財也。至於其他的外禍內患。他們滿不顧及也。可嘆。孟子有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試看這閥字裏面。是個伐字。即自伐之意也。並且伐字。一邊是人。一邊是戈。各人執一戈。不在門外伐。編要伐在門內。這就叫做同室操戈也。同室操戈。鬧得不可開交。外人乘機干涉。弄到後來。同歸於盡。要想追悔。亦來不及了。

新論語

(涵秋)

某使保董康長財部。余曰。賊夫人之子。某使曰。款可借焉。地可押焉。何必多財。然後做事。余曰。是故惡夫侯者。

嗚呼通人的文章

(石破)

嗚呼二字。在文壇上說是一種感歎詞。大概用於慨歎文章之結穴。或者起首。如今抱恨君自命通人。做了一篇「嗚呼投稿家」。其中說「聊齋誌上的蒲留仙所著酒人賦。被長春君抄襲投刊小日報上」。大說牢騷話。似乎抱恨君與蒲留仙關係密切。有不勝唏噓感嘆的情景。所以命題曰「嗚呼投稿家」。自己署名抱恨。大有抱恨終天之憾呢。現在我也引這嗚呼二字。做了一篇「嗚呼通人的文章」。並且戲解抱恨君的原稿如下。

「明悉蒲留仙手筆」難道聊齋誌上的酒人賦。都是蒲留仙親自的手筆。然而坊間出售的。何以鉛印居多。或者抱恨君所藏聊齋誌上的

的酒人賦。是蒲留仙的手筆嗎。那倒是古書。很值錢了。哈哈。我說手筆二字。用得不當。諸位以為何如。

(晚近世風薄。雖離小技。無不可售其欺。獨怪長春君。欲掠人之美以爲己有。何不覺其未見之文以欺人。這幾句話。前後矛盾了。何以呢。抱恨君慨歎世風薄。並勿獨怪長春君。請問抱恨君爲何要說這篇「嗚呼投稿家」來揭穿人家抄襲呢。或是發了神經病。既要揭穿抄襲家。就應該博覽古今書籍。做一個硬漢。勿要說「何不覺其未見之文以欺人」的軟話。諸位以為何如。

(今生吞活剝之文)。這是引用何書成句。何處典故。如能生吞文章。好到三不管宴樂昇平園去演魔術了。即使生吞了蒲留仙的酒人賦。我看抱恨君也決不肯干休的。一定要做幾百篇的「嗚呼投稿家」。豈敢活剝蒲留仙的酒人賦嗎。諸位以為何如。

哈哈。在下做這篇「嗚呼通人的文章」。全是抄襲抱恨君原稿上的句子。不過戲言解說了。一番。請抱恨君勿要因抄襲的問題。又做了「嗚呼投稿家」。到主筆先生處打筆墨官司啊。哈哈。那就恕不答覆了。

所聞所見

(逸少)

少將軍趨庭話別 五夫人捨身報夫 叱咤三軍縱橫關塞之張使。竟至一敗塗地。固戰術稍疎。亦時運不濟所致。誠有徒喚奈何之感矣。長辛店既敗。不得已據漢州以圖再舉。憂難不形於面。然而愁眉深鎖。鬱鬱寡歡。一念幸而戰勝。光榮如何。不幸事與願違。當此肅風拂面。大麥初黃之候。感慨又易能自已。乃顧其愛子學良曰。老父戎馬二十年。馳騁天下。不意敗於堅子之手。終不能遂爲所折。垂翅而歸。竟卿伯父。留守奉天。小子可速馳去。云奉余命來商大計者。再以余必死之意告之。學良奉命去。與孫烈臣規劃既畢。將返漢。走乃父第五夫人處話別。夫人者婉麗多姿。春山緊鎖。然而意氣沉着。可見其毅。學良既至。話及敗復之事。相向掩面。泣下數行。左右見其如此。亦皆涕不可仰。良久收淚曰。爾父不幸而敗。不可氣遂爲奪。爾父與我王王永江等忠誠可用。不必多憂。吾雖女流。願以身報夫。日夕必祈於戰捷之神。佑其一戰覆敵。少帥身爲衛隊旅長。親率士卒。躬冒矢石。當先陷陣。足爲武人模範。今茲再戰。非以謀張氏一姓禍福。凡以慰已死將士之靈。謀國家之安寧。在少帥則更報而父耳。言次淚如斷縷。不能出聲。學良金絲藍地之少將服亦半濕矣。日既云暮。古寺鐘聲又起。西下列車。蜿蜒載學良赴瀋州復命矣。

好一齣戰院城

(道聽)

▲何曹孟德之多也 京劇演戰院城。張繡舉兵時。曹操服女子之衣而逃。今馮玉祥在開封演說。謂此次趙氏構兵。余馮自稱在前敵。生擒者九百餘人。其中五百七十三人。內着婦人衣服。腕帶手鐲。其行爲可知。河南每年軍費數百萬。而所養之兵如此。余代河南揮淚久矣等語。嗚呼。何今世曹氏之多也。

趙三麻子之玄郎夢

(道聽)

▲不愧是天演華胄 聞趙德此大稱兵。係爲相家所迷。謂其將爲

皇帝。趙於一年前曾造一廟。以遂初志。事爲奉張所聞。欲利用之。相家又告以當損及趙聞與之死耗。遂決計起兵。世之迷信相術者。可以悟矣。

病可勿藥

(恨秋)

▲一個是女 ▲一個是男 本埠河北四馬路某里。住戶某甲有女名學蓉者。年已及笄。貌亦中人。若父及母從未題及親事。該女亦安分守德。不慣風流。惟近來身體日瘦。顏面焦黃。臥病不起。醫藥罔效。眼看就要嗚呼哀哉。好在請了一位高明先生。診脈之後。開了一個方。說這個方子是治標的法子。小姐害的是陰虛陽虧。根本的治法。還不在藥上啊。這位某甲亦就會意。現在正物色快婿云。

又有西窪窪某胡同萬氏子。年逾婚齡。依然童子也。與記者爲同學。今年二月起。身體日見虧損。日與湯藥爲伍。然雖常療治。亦沒有多大效果。日前據萬君說。醫士說我的身體。好像多年枯木。毫無生機。要想病好。非得找點新生機不行。余聽畢爲之捧腹。然細味其言。不爲無理也。有家長之責者。其聽諸。

一個可敬的洋車夫

(味餘)

▲有小孩的人家要注意 河北三馬路李姓油鋪的掌櫃。有一個小孩。年才十一歲。二十三日午。隨着看熱鬧去。去迷了路。正巧在雙街子遇着一個拉洋車的。問他是那裏的人。隨向崗警說明。當夜送回三馬路交與李姓。只受車費銀元二十枚而去。爰表而書之。並告有小孩之家。多注意焉。

小玩藝

(胡不睡)

本是和好親家。爲這一場惡打。而竟成爲冤家。可憐。本是忠難袍澤。爲這一場惡打。而竟成爲仇敵。可嘆。本是名公巨子。爲這一場惡打。而竟成爲罪人。可慨。本是堂堂閣閣。爲這一場惡打。而竟成爲禍首。可笑。本是完好健兒。爲這一場惡打。而竟成爲殘廢。可憐。本是一家安樂。爲這一場惡打。而竟成爲難民。可慘。

文虎

(射時人名)

悟空善變化。孫非常。孔子落第(混號二)康聖人。傑列明珠照千里。陳光遠。編離採取千年枝。陳樹藩。周郎宴子翼。蔣作賓。子建文章有劍鉞。曹銳。

短篇小說

(愛君)

試作「不謀而合」 他們倆的婚期。是在九月。李文彬竟因婚事的不滿。勉強考列乙等畢業。大試以畢。束裝返里。臨行。徑趙慧貞處作最後話別。慧貞的娘母同說。以行三日。曾留一便條。說給李文彬先生的。就是閣下麼。文彬道。正是。遂接了那便條。看時。上寫道。文彬哥鑒。妹行矣。暫勿以妹爲念。後會有期。期在不遠。瞻昔花下之言。今

今日 第 王金李 鳳桂 各 金小樓 鳳桂 各 新 茶平昇 早 小呂布 趙大馬 晚 小呂布 趙大馬 金月梅 無情郎 茶桂丹 早 金鳳仙 空城計 晚 金鳳仙 空城計 金鳳仙 空城計

文彬看了半晌。莫明其妙。再三詢問。慧貞的姨母也沒有許多的話來回答。亦只索罷了。日月穿梭似的向前趕着。兩三個月的工夫。飛一般的過去。那炎炎的夏日。以拋向腦後去了。早是九月深秋。李文彬的喜期以屆。那討厭的喇叭。鳴啦鳴啦。被那不做美的風。一陣一陣送到他的耳中。還有許多頑黠的小童。逗着他調笑。不好氣的痴坐在一旁。那許多嘉賓。來來往往。熙攘嘈雜。熱鬧異常。李文彬置若罔聞。專做他唉聲歎氣的功課。及至向夕。百輛迎門。因着喜事主人翁乏興。亦即草草成禮。文彬勉強進房。還兀自歎他的氣。這時。新娘的蓋頭。以經揭去。背着臉坐着不動。等文彬走近。才扭道。文彬。久違了。李文彬一愕。細心一想。這才恍然。相將入幃。談他們的情話去了。秋夜春風。豈不教人美煞呀。

(完)

李涵秋著

悼先烈牛二鬼出醜
追逃官江大爺放鎗

洪發道：「你要不到議會。你們就趕緊送過來。」好在我們查出弊竇，也是交給你去辦。那我們靜候着審查就是了。說罷，辭別而散。此事後來也沒有追出什麼眉目來。因為有裕事裕蘇兩官錢局的廢票若干萬，後來能抵官債，價值對折，落得大家分用分用。縱使鄭全再捲去若干之鉅，大家也就箝口不言，所以不平則鳴者，是分贓不平的所致也。閑話少叙。再說牛硯才跟隨江秋閣爲生鮑青支開當時的新人物，那流氓二少爺氣味。總有一點不脫俗。那後街的妓女，見了總歸看他不起。有一妓女陶小紅，稍有姿色。硯才深爲賞識於他。那白大局，已叫了不知多少，並且時常一個人去打茶圍。雖夜深人靜，尙戀住不走，一日與陶小紅嬉着一副橫肉臉，忸怩說道：「我的妹子呀，你怎地生得這麼痛人。說着把身子扭上兩紐道：『我今天不走了。』我們就好一好罷。」小紅一聽此言，心中吃了一嚇，暗地驚道：「原來他還要想我的心思呢。」倘使貼上我的身來，那可我的終身就不了。現在我虧空在千元以上的債務，此人上身我的生意就報効他了。這便如何是好呢。心中想着，啞的一笑道：「二少爺拿我們開心呢。我們那有這種福氣呢。說罷就向馬桶巷內走去。究竟去作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續) 第十八集

假愛國貴體作犧牲
真要錢陽台敲竹槓

却說章秋谷正和江仲吉談心。忽聽隔房大鬧。一個女子的聲音。也高聲罵道。我是募救國捐的。你當這個錢是我要的麼。又聽男人嚷道。我住了一夜。你就要我五百塊錢。這不是拆稍麼。女人冷笑道。我是犧牲身體。救國募捐。你這種蠢才。知道什麼。現在軍政府待餉正急。你不拿五百塊錢。我就和你一同到巡捕房去。男人大叫道。就到巡捕房去。怕什麼。難道是巡捕房叫你募捐的麼。秋谷聽了這些奇奇怪怪的話。由不得走出去。

看他。剛剛走到門外。女人已經一眼看見。搶出來拍手畫腳的訴說道：「你們諸位，聽聽。他堂堂男子。沒有一絲一毫愛國的心腸。苦苦的勸他出五百塊錢。捐助北伐軍餉。他非但不給。還是罵人拆梢。世上有這個理麼。秋谷未曾開口。先把他打量一番。見他梳着一個日本式的鬍頭。穿一身花緞衣褲。胸前斜跨着一條楊妃色肩綬。掩映生輝。肩綬上寫着女子救國團募捐員彭坤英一行黑字。生得肌膚白膩。眉目清澄。看實有幾分風致。不覺對他笑道：「彭女士。你們這個女子救國團。是那一位發起的。團長是那一個。彭坤英傲然道：「這是滬軍都督府發起的。團長就是金都督的夫人。秋谷笑道：「我昨天還去看金都督的。他竟沒有提起這件事。就是各家報紙上。也沒有見過告白。難道沒有登報麼。彭坤英呆了一呆。一時回答不出。只看了秋谷一眼。似乎說這是我們的事。不勞你來多問。兩下眼光一觸。彭坤英把嘴一抿。正在這般時候。只見門內又搶出一個三十來歲。豹聲瘦臉的男子來。指着彭坤英。對章秋谷道：「他冒充都督府募捐員。是個女流氓。彭坤英咬牙大怒道：「你纔是流氓呢。你到府底不肯捐。那男人恨恨的道：「你假冒都督府的人。到處弔膀子。到處勒捐。你要想拆我的梢。叫你不要想昏了頭。除非兩個來換一個。彭坤英猛然伸出右手。一把扭住了男人的胸膛道：「走。我和你到巡捕房去。男人也暴跳如雷的道：「要走就走。我怕你麼。正在鬧得不可開交。樓上的茶房。和樓下賬房先生。已經都趕了過來。只叫他們不要動手。有話好說。兩人扭作一團。那裏肯放鬆了手。彭坤英還要上前。秋谷一手握住了他的手。譊然說道：「租界上的章程。不許打架。你們且住了手。我有話說。彭坤英一手被他握住了。也就軟軟的站在一旁。秋谷兩面一看見賬房先生正在自己身旁站着。就問他們這兩個人。昨天可是一同住在這裏的麼。賬房先生不好答應。只點一點頭。秋谷笑對那男人道：「你們同住一房。誼誼陌路。既彼此都有交涉。你就不能說他拆你的梢。這幾句話。說得江仲吉和賬房先生都含笑點頭。憑他彭坤英再老結些。面上也陡的罩上一層紅暈。那男人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只說他一定要我五百塊錢。那有這般道理。彭坤英頓足道：「你還說這錢是我要的麼。男人道：「不是你要。倒是我耍不成。彭坤英正要回答。秋谷搖手道：「你們也不消拉扯。不用爭持。彼此既有交涉。天下沒有不了的事。何必要這般意氣用事。老實和你們說。不到巡捕房便罷。到了巡捕房裏。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男的雖然傷了體面。却也不吃什麼大虧。女的雖然略僭便宜。也未必定有什麼利益。大家要好在先。不如聽了我的話。講了和罷。如若不然。你說我有心調誘。我說你無故拆梢。章秋谷說到這裏。覺得彭坤英的纖手。緊緊的握一握秋谷的手。秋谷登時頓住了口。看着彭坤英一笑。不說下去。轉過頭來。向那男子說道：「他既要你捐助軍餉。你就酌量捐些。一百圓也是。再少些。五十圓也未嘗不可。住在旅館裏。這樣吵鬧鬧的。還怕人家不知道麼。彭坤英搶着說道：「我沒有和他吵鬧。他開口就罵我拆梢。豈不可惡。那男人也搶着道：「你要我五百元錢。一個也不許少。我纔叫你拆梢的。這裏是租界。容得你詭詐麼。」

(待續)

本藥房 創始於西歷一千九百零六年迄
今已有六十載運售歐美各國著名藥

原料藥材醫療器械

化學用具照相材料化

裝香品 並自製各種經驗 **人造自**
治病補身良藥如

來血樹皮丸月月紅女

界寶海波藥良丹 等著名藥品
行銷最廣功

藥 以應各界 **各藥名目功用**
之需求

編有衛生指南 一書分類詳明極
便查閱如蒙函索

請附郵票三
分立即寄奉

上海五洲大藥房謹啓

濕毒

潰爛

身受其惠

六零六及六零六 藥膏的
保證書

太和藥房諸位均鑒鄙人性嗜酒每飯必飲高
藥數杯如是已十餘年未嘗間斷平時於身體間

癰發癰疽因無其病故不介意豈料至今春手臂
及胸腹忽發生紅癰甚多未幾潰爛流膿形同瘡

疥方知藥所載六零六兩藥品治癒濕毒開驗
特向敝地西藥號購來六零六內服藥二瓶藥膏

一特向敝地西藥號購來六零六內服藥二瓶藥膏
漸見結痂紅腫亦漸消退未至一星期之久而濕

飲水思源非 貴藥莫能竟其功鄙人身受其惠
敢不函謝并頌 台安 浙江蘭溪游埠鎮黃財

三物 四月十五日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太和藥房
房經售六零六及六零六藥膏專治花柳梅毒筋
骨痠痛癰疽瘰癧等症每盒二元每瓶一元七角
半六零六藥膏 每盒二元每瓶一元七角
直隸總經理天津五洲大藥房

